

新中国传奇

《南方周末》 编著

◎ 解放之路

◎ 共和国初创

◎ 反右斗争

◎ 「大跃进」与「四清」

◎ 「文革」往事

◎ 拨乱反正

◎ 改革开放

南方周末文丛

南方
周末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几十篇文章，通过对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事的讲述，让我们触摸历史真实的细节。

AN UNOFFICIAL ARCHIVES 1949-1979

南方周末文丛

南方
周末

新中国传奇

《南方周末》编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传奇 / 《南方周末》编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5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391-7660-4

I. ①新… II. ①南…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2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628号

新中国传奇

《南方周末》编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6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660-4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20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86524997

《南方周末》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王更辉

主 编

黄 灿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陈明洋	伍小峰
毛 哲	朱 强	向 阳	邓 科
吴志泉	史 哲	肖 华	朱红军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目 录

解放之路

“紫石英”号事件前后	宋凤英	二
渡江战役：谁是渡江第一船	苏灿杰 王卿军 郝洪	八
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	孙果达 刘斌斌	一三
“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刘宗宽将军在重庆解放中的贡献	彭兴	一八
南京解放与南京地下党	方进玉	二一
1949：中共接管大上海金融业	胡青云	二五
策反两航和中国民航创建内幕	应跃鱼	三二
周恩来的一篇佚文	王春喻	四二

共和国初创

建国前夕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制的构想	罗韬	四六
第一个歌颂毛泽东的诗人及其他	吴永平	五一
胡风与第一次文代会	吴永平	五四
郑鼎诺如今安在		
——土改中广东反地方主义的一份个人记录	李辉	六四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毛泽东不受“大元帅”衔内幕	吴金良	六八
中国发展核导弹的故事	亦驰	七一

反右斗争

- “小匈牙利事件”真相 蔡公 八二
- 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傅国涌 八八
- 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陈徒手 九七
- 温济泽的右派经历及其反思 任捷 一〇九
- 国歌词作者遭遇的第一次批 李辉 一二一
- 舒芜与《说“难免”》 屈超耘 一二五

“大跃进”与“四清”

毛泽东的“强国梦”

-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及影响再解释 杨奎松 一二八
- 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党国英 一四一
- 命运与刘少奇相连 何志强 一四六
- 开心斋与赤心斋 王学泰 一五二
- “大兵团作战” 熊卫民 一五五

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

- 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高晓岩 一六一

“文革”往事

- 听王光美谈往事 高建国 一七三
- “梅花党”的传说及其流毒 林焱 一八八
-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 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专访 任捷 一九八
- 中南局“文革”第一大案始末 沈容 二一〇

“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园丁	二一五
“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班	莽东鸿	二三一
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歌歌词改换	王同策	二三七
李劫夫在“文革”中	陈益南	二四〇
从“掺沙子”到“流亡”	杨绛	二四九

拨乱反正

九十二岁前部长掀开恢复高考内幕	戴敦峰	二五六
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		
——记1975-1976年的一场斗争	冯兰端	二六〇
陈文炜在右派平反前后	应跃鱼	二六三
《乔厂长上任记》风波		
——从两封未刊信说起	徐庆全	二七四
中美建交前后点滴	黄锡琦	二八六

改革开放

任仲夷忆三中全会	口述：任仲夷 记录：陈明洋 李益伦	二九二
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始末		
口述：吴明瑜 采访整理：孙伟林、孟玮		二九六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新闻交锋	余焕椿	三〇四
万里与小岗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而作	张广友	三一二
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三二三
小岗包干到户手印辨析		三三一

解放之路

「紫石英」号事件前后

◎ 宋凤英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前夕，解放军炮兵与“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发生了数起炮战。长江上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因此而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使中共最高决策层面临严峻的外交考验。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事人回忆录的陆续发表和英国有关档案的公开，“紫石英”号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晰的呈现。

开 炮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前，中央军委对渡江战役中可能出现的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干涉的情况，是有所估计的。在渡江战役的部署上，特意将二野紧靠三野，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四野迅速南下，以备不测。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三野十兵团占领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迂回到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国道，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二野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这样部署，用意很明显：万一美国出兵干涉，我军有足够的兵力应对。

4月20日是中共中央给国民党当局和谈签字的最后期限，21日解放军大军就要渡江。这天上午，悬挂英国国旗的“紫石英”号，自下游西进，行至江苏江都县三江营附近水面。在这一带驻守的是三野特纵炮兵三团（隶属于叶飞

任司令员的三野十兵团)。解放军鸣炮示警,但英舰置若罔闻,继续前进,还将舰炮瞄准北岸。炮兵三团于是开炮,“紫石英”号还击。炮战中“紫石英”号指挥台中弹,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总司令布朗特上将此时在伦敦)闻讯后,命令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军舰“伴侣”号前往救援,也被解放军炮兵击伤,逃往上海。梅登亲自带领远东舰队旗舰、万吨级重巡洋舰“伦敦”号与护卫舰“黑天鹅”号从上海前来救援,于21日上午行至江苏泰兴县口岸江面。此处为三野东路军十兵团二十三军防区。21日凌晨,中路军在安庆芜湖一线已渡过长江天险。21日下午是十兵团的渡江时间,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请示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是否向英舰开炮。叶飞考虑到十兵团马上就要启渡,命令前沿哨所升起信号,警告它迅速离开,否则就开炮轰走(《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539页)。

二十三军炮六团接到命令后,对英舰发起警告。但英舰没有任何反应,还将炮口对准解放军阵地。叶飞下令开炮,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炮战中“伦敦”号指挥台被击中,但仍继续西进。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炮一团的猛烈轰击,“伦敦”号、“黑天鹅”号无法接近“紫石英”号,只得返回上海。此次事件中,英国海军死亡45人,其中包括“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失踪1人,伤93人。

我二十三军亦有不小的伤亡,炮战中伤亡官兵达252人,其中202团团长邓若波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也没有发出过向英舰开炮的指示。知道“伦敦”号前来救援的消息后,中央认为英舰并非有意与国民党勾结阻拦解放军渡江,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22日指示总前委可以允许“伦敦”号营救。但当得知“伦敦”号、“黑天鹅”号与解放军之间发生了新的炮战,且解放军方面有252人伤亡后,中央的态度有了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4月22日《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23日,毛泽东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

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0页）23日，中央军委向前线部队发出了英舰“如敢再犯，则打击之”的指示。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声明，严正抗议英国军舰这种干涉行径和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和赔偿，外国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一场因“紫石英”号事件而引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一时间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1949年的英国政府对中国形势持观望态度。国民党政府的大溃败，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在国民党政府1949年2月南迁广州后，英国驻华大使馆并未随之迁移，而是留在了南京，等待政局的稳定。

谈 判

英国政府为什么会在此时派军舰出入长江呢？

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后，1948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玳文逊请求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军舰每月轮换一次。解放军渡江前夕停泊在南京的英舰是“伴侣”号。拉福·斯玳文逊的这一行为颇具冒险性，在国民党溃败、解放军过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取得长江北岸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解放区政权的同意，便派军舰停泊在长江水面，这是极不明智的举动。此时的美国政府，业已撤退了停泊在南京的军舰。况且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拉福·斯玳文逊事先并没有告知本国政府。“紫石英”号事件发生的当天，英国政府才致电其驻华使馆询问为何在此时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并对拉福·斯玳文逊表示了不满。

拉福·斯玳文逊当然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

他已隐约感到了些许不安。4月7日，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梅登不是不知道此时长江江面上的危险，但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

枪，是不会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的强大火力构成威胁。16日，梅登决定仍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航行申请。优柔寡断的拉福·斯玳文逊18日同意了梅登的计划。19日早上8时，“紫石英”号从上海前往南京。“紫石英”号搁浅后，梅登派军舰前往救援，但未成功，冲突有升级的危险。此时的拉福·斯玳文逊与梅登才意识到事件的棘手。

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朝野顿时哗然，对工党艾德礼政府极为不满。许多议员指出，在这样极为敏感的时刻，军舰停泊在两军对峙的长江水面，是一种冒险行为。1943年中英新约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在解放军渡江前夕英舰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航行，显然会引起解放军的愤怒。前首相丘吉尔批评工党政府对中国局势认识不足，使英国水兵处于危险境地。就连内阁在4月20日的紧急会议上，也对远东舰队派军舰向大使馆运送和平补给品表示了质疑，认为英舰在进入长江前应从国共双方那里都获得安全通行的保证。

保守党要求政府报复解放军，但政府采取了冷静的克制态度，坚持通过谈判来解决。英国政府根据梅登较为客观的报告，认定事件并非是中共高层有意为之，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所以英国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但英方并不觉得自己侵犯了中国主权，因为他们认为已征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在回答议员提出的政府是否会为了营救英国人的生命而向中共道歉的质询时，艾德礼明确表示，不存在做出任何道歉的可能性。

中方也注意到了英方的反应，对前线部队向外国军舰开火做了专门的规定，要求部队没有中央的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开炮。中央军委也确定了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方针——只要英方承认“不得我方许可擅自进入人民解放军防区，且与国民党兵舰及南岸陆军勾结在一起，向我军进攻”。

鉴于被困的“紫石英”号官兵供应短缺，英方十分焦急，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英方通过各种渠道与解放军高层接触，均未成功。中方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地方问题，坚持由双方前线军队指挥官协商解决，并派驻镇江的八兵团炮三团政委康矛召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但英方不愿进行低层次谈判。布朗特致函解放军镇江地区最高官员、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希望进行高层外交界谈判，但无结果。

握有主动权的中共中央并不愿意在这一事件上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纷。中央军委做出了让步，决定将认错、道歉、赔偿等问题与“紫石英”号开走修理问题分开处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44页）。

6月20日，袁仲贤会见了英方谈判代表、英国驻华武官助理、“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将中方的态度告知了英方。克仁斯注意到，在提到“紫石英”号时，中方并没有用“侵入”二字，而是用了“擅自闯入”一词。克仁斯与拉福·斯玳文逊非常兴奋。首相艾德礼与海军部都准备接受这一妥协方案。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

6月23日，英内阁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但内阁争论后并没有做出结论，只是授权外交大臣霍尔与海军大臣贝文协商后做出决定。霍尔与贝文研究后基本达成了一致，即尽量使中方代表同意使用“不幸进入”。

作为底线，可以接受“擅自闯入”，尽可能不使协议流产，并将这一意思电告布朗特。但当布朗特迟到地将底线告诉克仁斯时，已经有些晚了。在7月5日的新一轮谈判中，根据中央的决策，中方代表康矛召坚持英方必须在换文中写上“未经允许”、“侵入中国内河”并明确承认“基本错误”。

英国内阁对此坚决反对，不承认“紫石英”号等沿江行驶是一个“基本错误”。贝文只承认是“误会”。英国政府甚至考虑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讨论。内阁倾向于由布朗特替代克仁斯，直接与袁仲贤将军会谈。

布朗特也愿意亲自出马，由克仁斯做递信人。但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

逃 跑

由于谈判毫无成效，逃跑就成为布朗特开始考虑的一个问题。7月下旬，宁沪杭地区将有一次大的台风经过，布朗特认为这是逃跑的极佳时机。他一面让克仁斯与中方代表谈判以作掩护，另一方面积极准备逃跑事宜。7月29日，布朗特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海军部。但海军部和外交部均表示反对。外交部认为，这样冒险的行动会给英国在今后红色中国的利益，甚至可能会对英国人的生命带来严重影响。

事实上，中共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下达了仅限于解放军前线高级指挥员知道的“紫石英”号逃跑时“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秘密命令（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载《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但中方认为，如英国

采取武力威胁方式，那就决不能让“紫石英”号逃跑掉。中共中央后来命令，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

7月30日夜，未经英国政府许可，事先也未向布朗特及拉福·斯玳文逊请示，“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根据不期而遇的有利时机，临时决定率舰潜逃。“紫石英”号强行靠近此时正好驶过镇江水面的中国江陵解放号客轮，以此作为掩护。当解放军发炮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悍然开炮，并撞沉木船多艘，逃出长江。英国外交部对“紫石英”号未经政府批准擅自行动极为不满。但布朗特决心替克仁斯承担责任。

在布朗特的努力下，英国海军部发表声明，指出此次逃跑事件是“远东舰队总司令授权”。“紫石英”号逃跑后，中方反应平静，除了予以谴责，此外再无进一步反应，也不提及英国外交部在“紫石英”号逃脱后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仍然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上讨论4月事件的责任问题”。一场引人注目的国际纠纷，就这样以英舰逃逸而结束。

渡江战役： 谁是渡江第一船

◎ 苏灿杰
王卿军
郝洪

今年（1999年）4月20日，是伟大的渡江战役五十周年纪念日。在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的行动中，是哪一条船最先抵达长江南岸而成为“渡江第一船”的？是哪位军长率先登上南岸向党中央、毛主席报捷的？为什么真正的“渡江第一船”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毛主席今晚不睡觉， 专门等着渡江胜利的消息”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在消灭国民党军主力之后，百万大军逼近长江。此时，蒋介石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加强长江防线，企图争得喘息时间，重整军备，划江而治，或卷土重来。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在谈判的同时，积极准备渡江作战。战役部署是：以第二野战军第8、第10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在江苏省江都县三江营至如皋县张黄港段渡江；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在安徽省裕溪口至枞阳镇（不含）段渡江；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在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邓小平、陈毅坐镇总前委，掌握全局。至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的7个军组成的中

集团，首于当晚发起渡江战役。

第27军作为第9兵团主力，奉命担负第一梯队突破敌江防任务。该军所属的、曾在济南战役中率先突破内城而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第235团，就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梯队里的‘第一梯队’”了。而该团的第1营和第3营又受命为本团的第一梯队。曾多次荣立战功获得多个荣誉称号的1营3连和3营7连（红军连），原本就是团里的尖子连、铁拳头，因而在这次重大行动中也就受到全团的格外瞩目。

“准备渡江”的命令下达后，整个前线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在渡江部队即将登船之际，又传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专门等着渡江胜利的喜讯！”第235团政委邵英，立即通过电话把这一消息传达到营连，各营连又迅速把这一消息传达到每一战斗小组。刹那间，群情沸腾了！每一个人都恨不得一步跨过长江去，率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捷！

通信员误传命令，萧师长将错就“错”

几乎与此同时，第235团团团长王景昆下令部队“上船”。各战斗班组依令开始有条不紊地登船，约半个小时左右登船完毕。

按照总前委的作战命令，渡江战役的发起时间（也就是开船时间）为当晚20时30分整。

当时针指向20时15分时，为做好随时起渡的准备，第235团王团长再次下令：“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意为让各部再检查一下人员登船情况，做好准备，以便一声令下，能够立即行动。

3连连长王凤奎接令后，即令通信员将团长的命令传达各排。不知是通信员太激动的原因，还是太紧张的缘故，竟将命令误传为：“将船只整理好，开船！”2排排长林显信闻命后给全排下达命令更为简洁：“开船！”话音未落，只见全排三个班三只船一齐起动，5班的战士们手脚更为利落，他们的船起动得最快。

2排的船一起动，全连、全营的船也都跟着动了起来。虽然还没有接到“开船”的命令，紧挨着1营的3营哪甘落后，船只也纷纷行动起来。起初，团领导试图把大家叫回来，可是各船的官兵早就憋足了劲儿，只要船一动，就如离弦之箭，哪能叫得回来？王团长见此，只好拿起电话立即向师里报告。

师长萧镜海（现名刘静海）接到报告后，以其敏捷的思维和超强的应变能力，迅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决定：第235团第一梯队提前开船，已是既成事实。此刻，如不下令全师开船，对全局取胜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将错就“错”全师立即渡江。于是，萧师长一面下令部队立即渡江，一面向上级报告。至此，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1997年8月，笔者再次有幸拜见了当时任第235团团长的、后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王景昆老首长，当他谈到有关渡江战役的情况时，仍对萧师长当年将错就“错”的果敢决定念念不忘：“不论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从今天的认识上讲，萧师长当时的决定是很正确的，完全正确的……”

五班率先登上南岸，“饭做熟了”

随着萧师长“全师立即渡江”的一声令下，后起渡的船只也不甘落后，“乘员”们划起船奋起直追。

南岸的敌军，在两个月前我军刚到江北时，警惕性还比较高，随时观望江面，还不时打打冷枪冷炮。但时间一长，看着我军又没有什么动静，加之士气本来就低落，因而也就日益懈怠起来，以至于对今晚江面上我军这么大的行动竟毫无察觉。

3连2排5班那条船，在班长刘德翠的率领下，一马当先，直到距南岸还有100多米时，才被守敌发现，一时枪炮大作。我北岸炮群闻声而动，迅速向南岸之敌实施炮击。

正在此时，5班掌舵的船老大中弹负伤，船头一偏，顺流而下，刘德翠班长立即抓住船舵，摆正船头，全班战士更加奋力地划桨。转眼之间，船靠上了南岸，地点是安徽省繁昌县夏家湖（今夏湖）偏西，时间是21时整。

长江南岸是两三尺高的土崖。刘班长马上指挥全班下船、架梯、登岸。这整套的动作早已练得很熟，相互配合也非常默契。战士姜保崔第一个下船，把梯子往崖岸上一搁竖了起来。班长刘德翠第一个登上梯子，噌噌几下就上了崖顶，可是由于他用力过猛，梯顶钩子滑脱，加之下面泥沙太松，梯子很快就陷进泥中一大截子，第二名战士上不去了。这时，岸上的敌人疯狂地进行扫射、投弹，全班处境异常危险。在此紧急关头，李世松上前弯腰抓住梯子下部用力向上一提，把梯子扛在肩上喊道：“快！上！”就这样，全班迅速登上江岸，